

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賈旅，百工忠信而不楷，則器安而貨財通，是其證。齡賦王徽辭，百工忠信而不楷，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足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盧文弨曰：此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先謙案：書多法類，並舉。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先

執位也說  
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  
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  
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  
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奇節制契券者所

合符節別其參看所以爲何七上如林談則目  
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彊今有拈鬮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斬石稱係者所以爲平也。土子頑覆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盧文弨曰半輔黃圓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槩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卽準槩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曠京房作噴太元鑿初測黃純于潛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韻懿行曰斛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槩卽枚也所

湖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都字盧文裕曰宋

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弨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勤上之事。事是也。蓋事元刻作勤上之事。故藉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服而誥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信。王念孫曰。呂錢本。厭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謗爲侍。又謗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誥而不苟。○盧文弨曰。元刻作不惶。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謗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決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決皆徹也。荀書決多動無不當也。作挾先謙案此決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羣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懃不據之難。筆讀方言。望氣戰栗也。之望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失。請問爲人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外傳四作應。盧文弨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輔詩爲變應。而不知其諺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皆也。徧也。闕賜禪隔。量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

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外傳四作應。盧文弨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輔詩爲變應。而不知其諺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皆也。徧也。闕賜禪隔。量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

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

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

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

用勅音賚然漢已來亦卽作勅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

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讙誦篇詭危古字通說見

經義述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

聞福衣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

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

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盧文弨曰待

謙案依上都說待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

上亦當爲事上類。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都懿

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

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

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

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

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

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弨曰案帝

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卽無君者孟也

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旣言儀正而

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旣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

句呂氏本韻疏旣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

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君者盤據器物都太不倫櫬器物都三品別作君射則臣決

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來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

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

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元刻刪依元刻刪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創不滅亡不可得也。

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

也

穢訛無危創滅亡卽不危創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創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

危創滅亡之情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

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

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創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毗陋提字韻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創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避狂生者也云俞樾曰狂卽堯之假字說文土部堯草木妄生也從之在上上讀若皇狂說文作

瞿

本從堯聲故義得通

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

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

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

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

外傳作狂生堯亦堯之假字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

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政

欲修攻美國則莫若求其人。

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

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

美皆以政與俗竝言之蓋二者極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

泛而不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美國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

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

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

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者是子謫爲是于後人

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謫爲是于後人

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

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旣與爲之不

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不爲少頃轍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已

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

字所二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善顯設人者

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爲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善顯設人者

也。公越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御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繁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蹠繩辭善藩節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節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節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說文擅專其官事也言得專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荀子卷第八

次。先謙案論當爲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以顯設之也修冠

弁衣裳黼黻文章琢磨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

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

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儔。

俞樾曰珍儔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儔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

遂倒儔珍爲珍儔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儔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

是所衍也。

盧文弨曰衍俗間本作衍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

財衍以明辨異。

盧文弨曰財元刻作則衍

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

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

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

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

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

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

先謙案言至道

至於大形之時

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

民知方。

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纂論

公察則民不疑。

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續也纂論謂使人

相繼論講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

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

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

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

免學漢書詳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給本免猶勸懲

黜穎谷永傳閔免通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

案先謙以

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卽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彙與篆字畧相似故慢誤爲

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

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贓政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彙與篆字畧相似故慢誤爲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

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

屬莫不反惑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

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

從心。

○盧文弨曰四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

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出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

知不可旣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非患也

非患也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

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奸下同

雖欲

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擊也。

王念孫曰擊猶害也下文云眾人之撻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言莫不毒害也繙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擊箋曰擊妖擊謂相爲災害地昭十年左傳蕩利生擊杜注曰擊要害也

公正之士眾人之瘞也。

先謙案玉篇瘞癟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

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

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的法

禁之以等。

先謙案鹽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即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

盧文弨曰流慆元刻作階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無流字

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

先謙案廣雅釋詁謂屈也呂覽壅塞篇明焉可枉屈乎哉

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賞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王念孫曰案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注訓枉也言自累分

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賞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王念孫曰案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蹴鷀賦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間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鑿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遜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

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爲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閭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則是臣畧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閭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側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側作超州作舟此作之州者或形謗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

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兩是同韓詩外傳作齟與齶無齒也蓋篆文齟與齶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齟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齟據歐陽注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呂覽圖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而人主無由知矣易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齟齶差參差不齊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脣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學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脣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弨曰舊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弨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

書也。苟書用便，嬖不作邪。伎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檜以爲綦外戚傳恩君兮屢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渝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以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弨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

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蓋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或相錯也。周易繫辭上：還其主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張良漢書地理志：還以環主屬私。周易繫辭下：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私。下說文云：字解引作自營爲私。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年傳：薄之河杜。杜，竝也。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間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曉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憲憲拘錄。○盧文弨曰：築屋篇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慮。憲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勤錄。義長計數織審而無敢遺。

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不刻脩飭作脩飭尊法敬分而

元刻文弨曰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

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

元刻文弨曰

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

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

案不泥

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

案不泥

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平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

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

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

道由此道也

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

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彊國篇併

案不泥

已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曰

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

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

慮與臣下爭

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

道此下三十二字

無元刻

荀子卷第八

